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性理類

諸儒學派之總綱 國初講學諸家，容城孫奇逢、餘姚黃宗羲號稱南北大師。奇逢交定興鹿忠節公繼善為講友，宗羲奉山陰劉忠正公宗周為本師，皆受王守仁姚江之傳。整屋李顥起自布衣，安貧樂道，以理學倡導關中，與奇逢、宗羲相鼎足，其學亦出於姚江。嘉定陸世儀、桐鄉張履祥皆戴山弟子，獨無門戶之見。南豐謝文淳亦先姚江而後程、朱。睢州湯文正公斌源出夏峰，而能持新安、金谿之平。安溪李文貞公光地、平湖陸清獻公隴其、江陰楊文定公名時、無錫高愈顧樞、寶應王懋竑及閩中、廣東、山左、山右諸學派，則一以程、朱為宗。至八旗儒臣之以理學學者，則簡儀親王德沛其最著也。

夏峰學派

孫奇逢，字啟泰，號鍾元。少儻，好奇節。明萬曆庚子舉人。順治乙酉，以國子祭酒徵，蓋祭酒薛所蘊謂其學行可比元之許衡、吳澄而薦之也。有司敦趣，固辭。移居新鄉之夏峰村，潛心濂洛之學，家庭雍睦。慕蘇門百泉之勝，為宋邵康節、元姚樞、許衡諸人講學之所，遂渡河家焉。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峰田廬，乃率子弟躬耕，四方來學之願留者，亦授田使耕，所居成聚矣。

奇逢幼當梁溪、吉水講學都門之日，與鹿忠節公交脩默證，以聖賢相期許。忠節既殉難，獨任斯運者四十年。兩朝徵聘一次，堅臥不起，居夏峰二十五年而卒，年九十二。天下咸稱為孫徵君，又稱為夏峰先生，或曰蘇門先生。其學宗明之王陽明，而歸本於慎獨，人無賢愚，莫不導之為善，蓋孟子所謂天民也。嘗言喜怒哀樂中節，視聽言動合禮，子臣弟友合分，此終身行之不盡者。弟子甚眾，而新安魏一龍、清苑高鎬、范陽耿極、登封耿介、睢州湯文正公斌為尤著。奇逢命一龍輯《北學編》，文正輯《洛學編》，自著《理學宗傳表》，以周、程、張、邵、朱、陸、薛、王及羅念庵、顧涇陽為一子，別為《諸儒考》附之，蓋獨出己見，非依傍舊聞者比也。弟子中有漆士昌者，江陵人，嘗補《理學宗傳》，列奇逢於顧憲成後，為古今第廿二人。雖儒者不以其說為然，而蘇門教澤入人之深，門弟子信從之篤，亦可見矣。

梨洲學派

黃宗羲，字太沖，明御史忠端公尊素長子。山陰劉忠正公宗周倡道戴山，奉忠端遺命，從之遊。是時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，授儒入釋，石梁陶奭齡為之魁，姚江之緒大壞，宗羲力摧其說，學者稱梨洲先生。明亡，養母不仕。嘗謂明代講學，襲語錄之糟粕，不以《六經》為根柢。又謂問學者必先窮經，經術所以經世，必兼讀史，史學明而後不為迂儒。又謂讀書不多，無以證理之變化，多而不求於心，則為俗學。生徒甚盛，鄞陳赤衷、董允蹈、慈谿鄭性、山陽楊開沅以及陳錫嘏、仇兆鼇、萬斯大、斯同昆季，皆出其門。所著《明儒學案》六十二卷，三百年儒林之藪也。又嘗論文，以為唐以前句短，唐以後句長，唐以前字華，唐以後字質，唐以前如高山深谷，唐以後如平原曠野，故自唐以後為一大變，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，其所變者辭，所不變者千古如一日也。生平為文，不名一家，晚年愛謝皋羽文，則以所處之地同耳。

二曲學派

李顥，字中孚。不求仕進，於山中築一土室居之，自署二曲土室病夫，以水曲曰盦，山曲曰屋，取所籍縣名之義也。學者稱二曲先生。嘗讀橫渠、藍田之書，慨然有修明關學意，勤於誨誘，從遊者日多。論學以自新改過為極則，又謂《大學》明德與良知無分，學者當先觀象山、慈湖、白沙之書，闡明心性，然後取二程、朱子以及康齋、敬軒、涇陽、整庵之書以身踐履之，則其趣頗近乎姚江。與富平李因篤、郟李柏稱「關中三李」。後鄂縣王心敬作《關學編》以傳之。

柏，字雪木，自號太白山人。初為諸生，及母卒，遂棄冠服，入太白山，率家人力耕，刻苦為學。家故貧，歷兵盜水旱，滋益困。自富平李子德被徵至京師，數稱柏賢，人始有知之者。或欲周之，而柏雖難為衣食，嘗一日兩粥，半月食無鹽，時時忍餓默坐，間臨水把釣，夷然不屑也。自誦曰：「貧賤在我，實有其門。出我門死，入我門存。」又曰：「牛被繡，鸞刀就。」又曰：「古之人有七日不火食者，有三旬九餐者，有食木子、橡栗者，有厲榆者，有一日長坐者，有餐麩齧雪九年者，蓋有主於中，不動於外，抱節死義，不忘溝壑也。」

關學倡於明馮從吾，國初，華州白煥彩、同州黨湛、蒲城王化泰諸人相與切礪，或步訪二曲於盦屋，或迎二曲主其家，執弟子禮。煥彩有關中文獻之目，湛與化泰亦有名於時。武功有馮雲程、康錫呂、張承烈，同州有李士瓚、張弭，朝邑有王建常、關獨可，咸寧有羅魁，韓城有程良受，蒲城有寧維垣，邠州有王吉相，淳化有宋振麟，皆篤志勵學，得知行合一之旨。至乾隆時，則有武功孫景烈，亦能接關中學者之傳。

桴亭學派

陸世儀，字道威。明亡，鑿池一畝，築亭其中，不通賓客，自號桴亭。少從戴山講學，與同里陳瑚、盛敬、江士韶相約為遷善改過之學。慮驚世駭俗，深自韜晦，於近代講學家最為篤實，人稱為「嘉定四先生」。世儀嘗曰：「天下無講學之人，此世道之衰，天下皆講學之人，亦世道之衰。嘉、隆間書院偏天下，呼朋引類，動輒千人，附影逐聲，廢時失事，甚有借以行其私者，此所謂處士橫議也。」其於薛敬宣、吳康齋、胡敬齋、陳白沙、王陽明諸儒，皆有評論，後儒以為允，大旨以不立門戶為主。全祖望謂孫夏峰、黃梨洲、李二曲皆以儒名，而桴亭少知者，及讀其書，而始歎其學之粹也。著有《思辨錄輯要》三十五卷。詩才甚清，惜全薰不傳。

楊園學派

張履祥，字考夫。居桐鄉之楊園，學者稱楊園先生。幼孤，母口受四子書，曰：「孔孟只兩家無父兒也。」後受業於戴山，聞慎獨之說，晚乃肆力紫陽。當時東南文社各立門戶，履祥退然如不勝，惟與同里顏統、錢寅以文行相砥礪，繼與海鹽何汝霖、凌克貞切磋商習，益務躬行。嘗謂人多讀書則識進，且能自見瑕疵，故終身都無足處。又曰：「稼穡者，治生之大端也。務稼穡，則無求於人，而廉恥立。不妄取於人，而禮讓興。廉恥立，禮讓興，然後風俗淳懿，而古道可復。」因著《補農書》以勸其子弟。朱竹垞曰：「考夫講學，一以鹿洞為宗，仁宅義根，言規行矩，間作詩，不沿安樂窩頭巾語也。」著有《楊園備忘錄》三十四卷。

程山學派

謝文淳，字約齋，號秋水，明諸生。先讀龍溪王氏書，復讀陽明書，自信益篤。年四十四，會講於新城之神童峰。有王聖瑞者，力攻陽明，文淳與爭辯累日，為所動，取羅欽順《困知記》讀之，始一意程、朱。闢程山學舍於城西，名其堂曰尊洛。著《大學中庸切己錄》，發明張子主敬之旨。其《程山則》，亦以躬行實踐為主。時寧都魏祥等稱「易堂九子」，節行文章為當時所重。星子宋之盛等稱「髻山七子」，亦以節概名。而文淳獨反己聞修，務求自得。之盛過訪，文淳遂邀魏禧、彭任會於程山，講學旬餘。於是皆推文淳，謂其篤躬行，識道本。及門甘京、封濬危、龍光、曾日都、湯其仁、黃熙，時號「程山六君子」，故西江言理學者，必首推文淳。康熙辛酉卒，門人黃熙等傳其所著焉。

睢州學派

湯斌，字孔伯，號潛庵。少讀宋儒書，喜陸子，以清苦勵學。順治壬辰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，出為陝西潼關道副使。時朝邑雷子霖以理學顯，治事之暇，時時造其廬以誌景慕。丁父憂，授徒自給，旋受業於孫夏峰。其生平論學，頗宗陽明，然能持朱、陸之平，以刻勵講求實用為主，無陽明杳冥放蕩之弊。康熙己未，召試博學鴻詞，授侍講，與修《明史》，疏請順治甲申、乙酉以前抗拒本朝臨危致命諸臣，皆據事直書，聖祖嘉與，頒之史館為成命，由是明季諸義烈皆得表彰。後官至工部尚書。臨終，戒其子溥曰：「孟子言乍見孺子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，爾等當養此真心，稟至性，求實理，否則習為鄉愿，無益也。」又曰：「吾數月來，

心無一線放逸，得力深於平時。」可想見其克己之功矣。乾隆丙辰，追諡文正。同時登封耿介、上蔡張沐並有志操，學者稱為「中州三大儒」。

安溪學派

理學有相業者，魏文毅公裔介外，推安溪李文貞公光地、高安朱文端公弼。文貞，字晉卿，一字厚庵，官至文淵閣大學士，篤信程、朱之說。其注解《正蒙》二卷，疏通證明，多所闡發，於先儒異同之處，尤能別白是非。《性理大全》一書，明胡廣等所採宋儒之說，凡一百二十家，其中擷錄原書，自為部帙者九種，摭摭群言，分門編纂者三類，太抵襲積成書，未能於道學源流真有鑒別，聖祖特詔儒臣刪為《性理精義》，皆文貞承旨纂修。門下士江陰楊文定公名時、漳浦蔡文勤公世遠，並以理學著名，文端最稱美之，蓋同調也。儀封張清恪公伯行講明正學，為天下第一清官。為江蘇巡撫時，與兩江總督噶禮訟，禍幾不測。聖祖忽罷禮，復清恪官，文貞實陰贊之，亦可見其沉澁一氣矣。

平湖學派

陸隴其，字稼書。少即有志聖賢，不肯碌碌。既長，博觀先儒語錄，尤斥陽明致良知之說。且曰：「白沙、陽明之病，今世學者知之。至於涇陽前選，偏於主靜，雖本宗朱紫陽，終近禪學，亦弗足尚。」於是專以朱子為宗，異於朱子即謂為異端，判別區軫，不敢出入也。康熙庚戌，成進士，釋褐為嘉定知縣，將赴官，為銘以自警曰：「生者待汝養，死者待汝葬，天下後世待汝治，爾毋或輕爾身，以殉無窮之慾，而喪厥志。」旋因盜案落職。工部主事吳元起舉應己未博學宏詞科，其薦牘中有云：「理學深醇，久入程、朱之室；文章宏博，復登韓、柳之堂。」當時謂非虛譽。未及試，奔父喪歸。後官監察御史。壬申卒。著有《四書大全》、《三魚堂文集》、《問學錄》等書餘種。乾隆初元，追諡清獻。

江陰學派

楊名時，字賓實，一字凝齋。官至禮部尚書，卒諡文定。少有志聖學，為文章原本經訓。康熙辛未，成進士，出李文貞公光地門。及入翰林，遂朝夕相從問學。方望溪侍郎苞與文貞辨析經義，常自日昃至夜中。文定端坐如植，言不及，終無言。及同直南書房，侍郎久與居，乃知其於文貞所講授者，篤信力行，而凡古聖賢相傳性命之旨要，皆能探其所以然，故能忠誠耿著，夷險一節，為世完人。其督雲貴時，以受人誣奏落職，部議擬斬監候，而文定篝火治《詩》、《禮》，坦然如平時。獄詞上，世宗特旨寬免。留滇七年，講學不少倦。乾隆初元，以禮部尚書入教皇子，兼國子監祭，酒薦寧化雷翠亭副憲鈺、安谿官獻瑤、南靖莊亨陽、無錫蔡德音等七人為助教，都下號為「四賢五君子」。未幾卒。所著有《楊氏全書》。侍郎在都時，嘗與蔡文勤公世遠太息人才之難，計數朋輩，如楊賓實、陳滄洲，後生中尚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，況在古人。文勤曰：「吾門雷生，【即鈺七助教之一。】乃後起之賓實也。」又歎縣程晉芳《正學論》曰：「國朝以來有三大儒，曰湯文正公斌，陸清獻公隴其，楊文定公名時。清獻之立朝治人，可以無憾，所微惜者，攻陸、王太過，猶有講學習氣。若潛庵、賓實，則昭昭與日月並行，玉粹金堅，吾無間然矣。」

江陰有徐世沐者，字爾瀚，號青牧。篤信朱子，切己反求，務有益於身心，虛懷抑志，不敢自是，至耄年如一日。少年猶及交太倉陸桴亭、無錫高彙旃、武進馬一庵，往來論學無虛日。關中李二曲南遊，世沐與深談久之。二曲曰：「子學篤而行未廣。」答曰：「先生行高而學未醇。」其不苟同多類此。晚年，隨子入都，閉戶讀書，日有記注。仇滄柱見而驚歎，颺言於眾，由是文貞、清獻亟與訂交。所著書曰《惜陰錄》，大旨以為聖賢之學即知即行，若知而不行，雖讀盡《三經》、《二史》，徒散精神，其光陰可惜也。卒年八十三。疾革，召老友陳克艱與訣，遺命勿作佛事，息心端坐而逝。克艱與世沐同里同學。繼之者，文定也。

無錫學派

明萬曆時，無錫顧端文公憲成、高忠憲公攀龍講學東南，修宋楊時東林書院，恪遵程朱教法，力闢姚江無善無惡之說，有功於世，別為東林學派。一時名人先被權閹魏忠賢之難，後為馬士英、阮大鍼所排，困苦亦最甚。忠憲從子世泰，字彙旃，篤守家學，葺道南祠、麗澤堂於梁溪，與從子愈等講習其中。祁州刁包聞聲謁之，往返論學，尤莫逆，學者有「南梁北祁」之稱。歛人汪學聖所學近禪，兩至東林，乃大悟前失。其鄉人汪知默、陳二典、胡淵、朱宏、吳慎、施璜、汪燧輩，方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，因學聖以問業東林，志相得，乃作《紫陽通志錄》。陸清獻、張清恪皆與友善，若孝感熊文端公賜履，則世泰之徒所成就者矣。

愈，字紫超。歲，讀忠憲遺書，即知向學，謹言行，植身艱苦。嘗言士求自立，當自不忘溝壑始。平居體安氣和，雖子弟未嘗詞責。終日危坐不欠伸，盛暑不裸跣，與人，食不越簋下箸。有忿爭者，至其前，輒愧悔。顧棟高從之遊，說經娓娓忘倦。所撰《朱子小學注》，乾隆時，侍郎尹會一督學江蘇，以小學取士，頒行其書。

顧樞，字所止，一字庸庵，端文公之孫也。明天啟中舉人。少從忠憲學，明亡，韜形遁跡，不入城市，不赴講會，惟心體力行而已。於明儒服膺薛、胡，而謂陳、王不免差失。又謂端文主無欲，忠憲主格物，並直接宋儒。同縣顧培、張夏、嚴毅、宜興湯之錡亦皆能傳東林之學。

白田學派

王懋竑，字與中。少從叔父式丹學，即自刻勵。後與方望溪俄郎交，篤志經史，恥為標榜之習。康熙戊子舉鄉試，戊戌成進士，官安慶府教授，重建培元書院，以學行造士。語學者曰：「人一號名士，無足取矣。」嘗作詩，書諸座右，曰：「長隄潰蟻穴，君子慎其微。生平操持力，不敵一念非。波浪浮天闊，漉漉決四圍。內省增歎息，已往安可追。奔馬不可馭，磐石不可斲。是非反掌間，鉛刀貴一割。我心似寒灰，百念俱利害。願更塞其端，絕之在由枅。」此可以見其蘊蓄矣。晚年，校定《朱子年譜》，於文集，語類考訂尤詳，大旨在辨為學次序，以攻陽明之說。著有《白田草堂集》二四卷。

朱澤澐，字湘陶，號止泉。切磋商貫，宗朱子，以為孔子以來相傳的緒，窮即窮其所存之心，存即存其所窮之理，止是一事。喟然歎曰：「尊德性者，莫如朱子，道問學者，亦莫如朱子矣。」沒後，學者以其嘗講道錫山，祀之於東林道南祠。

閩中學派

閩中學派，李氏最盛。文貞公之弟光坡，字耜卿，與文貞相與講貫，著《性論》三篇，辨論理氣先後動靜，以訂近儒之誤。又著《三禮述注》六九卷，以授兄子鍾倫。從弟光墀，字廣卿；光型，字儀卿，同撰《二李經說》。鍾倫子清植有《儀禮纂輯錄》。世謂李氏一門能傳禮學也。蔡文勤公聞道於文貞，而傳道於雷鉉。鉉之學，以仁為歸，以敬義為門戶，以人情物理為權衡，以《六經》為食餌，以文藝為紳佩，以獎引天下之士為藩牆，而邪正之界，流漸之潰，析之尤精，防之尤密。生平出處，按之於道，蓋無一不合者。他如連城李夢箕精進學業，崇尚朱子。子圖南能世其學，與文勤講明修身窮理之要，文勤深重之。而邑人張鵬翼、童能靈皆以學行稱。鉉曾言閩江學者，當以鵬翼為冠，孟超然輩行稍後，然讀書有識，不為俗學所牽，則後先一揆也。

廣東學派

廣東學派，守陳白沙之舊者，為新會胡方。方，字大靈，所居曰金竹岡，學者稱為金竹先生。立志清苦，潛心理學。總督吳興祚聞其名，招之不出。知州何西池註其《梅花》詩，謂皆寓言講學，如白沙子之以詩為教也。弟子偶冒不韙，願就鞭撻，不願聞其事於胡先生。里中語曰：「可被他人笞，勿使胡君知。他人笞尚可，胡君笞殺我。」其誠之感人如此。督學惠士奇親往受教，亦不見，乃索所著書與明季梁朝鍾文並刻之，名曰《嶺南文選》。集中《謁白沙祠》及《白沙子論》，具見淵源所自。後粵中篤學行者，有南海馮成修、勞渚。

山左學派

山左學派，自安邱劉原淥篤信朱子之學，集朱子書作《續近思錄》，後數年，昌樂閻循觀、濰縣姜國霖、劉以貴、韓夢周、德州梁鴻翥、膠州法坤宏猶能守原淥之學。夢周任安徽來安縣知縣，與山陽任瓊友。夢周與人書曰：「任君體用俱備，有明以來，

無此鉅儒。」及夢周將北歸，瑗語之曰：「山左人多質直，君當接引後進，以續正學。」因作《反經說》以示之。

博野顏元，字易直，一字渾然。其學貫古今，兼體用。嘗言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，周公教士以三物，孔子以四教，非主靜專誦讀流為禪宗俗學者所可託。於是著《存學》、《存性》、《存治》、《存人》四編以立教，名其居曰習齋，學者因稱為習齋先生。肥鄉有漳南書院，邑人郝文燦延元往教，三聘始往，為立規制，有文事、武備、經史、藝能等科，從遊者數千人。會天大雨，漳水溢，牆垣堂舍悉沒，人跡殆絕，元歎曰：「天不欲行吾道也！」乃辭歸。又謂張文升曰：「如天不廢予，當以七字富天下：墾荒、均田、興水利。以六字強天下：人皆兵，官皆將。以九字安天下：舉人才，正大經，興禮樂。」

元論學宗陽明，而清剋潔愨，自為一家之說。嘗謂孟子性善，與孔子性相近習相遠意同而語異。時人追味以為知言，又矯後儒心學放恣之弊。徽州姚際恆作《庸言錄》，謂周、程、張、朱皆出於禪，其說本於元。又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，乃自立為學次第，雜取《少儀》、《內則》諸篇，定幼學之準，而以古文《禹謨》、李氏《周官經》所云六府、三事、三物為節目，與陽明限年責功之說大略相似，所闕者惟心學耳。

元有弟子數百人，而蠡縣李塨最有名，與大興王源、上元程廷祚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、伯王大略、兵法文章、古今典制、方域要害、近代人才邪正，所學必可見之於民事。廷祚推之曰：「為顏氏者，其勢難於孟子，其功亦優於孟子。」去今逾二百年，法語學規直與泰西閤合，奇哉！德清戴望撰《顏氏學記》以傳之，猶惜其偏於空言心性也。

李明性，字晦夫，學者私諡為孝愨先生，塨之父也。家素饒，明亡後，田被圈入旗，食指且蕃，絀於用，然與人言，絕口不道貧字，守志益定，持節益嚴，視天下不義之富貴若將浼焉。彌留之際，屏婦女勿近，顧謂塨行屬續禮，其亦一息尚存不肯少懈者歟？

山右學派

山右學派，傳絳州辛全之學者，有洪洞范鄙、絳州黨成、李生光、陶世徵諸人。鄙，字位西，究心《濂洛遺書》，養母不仕，河汾人士多從之受經。康熙己未，舉博學鴻詞，以母老辭。家居，立希賢書院，置田以贍學者。陸清獻嘗與以書曰：「夙聞山右辛復元之名，而未見其書。承乏恆陽，幸與山右接壤，則又聞先生出處不苟，守禮謹嚴，蓋今之辛復元也。且盡刊行辛書，大有功於世道。辱以見示，不敢私於篋衍，將攜以南歸，徧告鄉後進，俾知太行之西，龍門之東，復有大儒出其間，王仲淹、薛敬軒之遺風未墜，相與討論而傳習之，為惠不亦多乎！」成，字憲公，號冰壑。以明理去私為本，生平不求人知。鄙嘗譽之於人，意不憚。生光，字闡章，明諸生，至孝，以程、朱微言訓弟。明亡，北向痛哭，焚其青衿，自號汾曲逸民。世徵，字視庵。平生願學孔子，嘗言一部《論語》，皆孔子精神所流露也。至無行不與之語，乃諸弟子極意摹擬贊揚之辭，較之尋常答問尤為親切，從此想像其精神命脈之所存。久之，覺夫子之真面目躍然欲出，恍若親承提命者然。

兩湖學派

曾國藩，字伯涵，號滌生，湘鄉人。道光戊戌進士，官至大學士，封一等毅勇侯，卒諡文正。性理之學，上接朱紫陽；經世之略，更過王陽明。在都既與倭文端公仁、吳侍郎廷棟為講學之友，在家亦引益陽胡文忠公林翼、同邑羅忠節公澤南為同志。文忠撫湖北，正值粵寇猖獗之時，治軍理民，均能省身克己，並禮興國處士萬斛泉以資表率。而忠節訓諸生以道德，相率投袂討寇，馳名天下。又善化唐鑑推崇平湖之學，博聞而約守，矜嚴而樂易，漢陽劉傳瑩內志外體，一準於法，均為文正所重。惟鑑著《學案小識》，擯夏峰不錄，復深致鄙夷，則亦有門戶之見存矣。

八旗學派

八旗儒臣中，以理學稱者，首推簡儀親王德沛。王為太祖弟濟爾哈齊四世孫，早歲，應襲父爵為鎮國公，讓與從子，入西山讀書。怡賢親王薦之於朝，世宗召見，問所欲，曰：「願側身孔廟，分特豚之饗。」世宗大器之，授兵部侍郎。王益折節嚮學，立志希聖，一言一動，必由仁義。乾隆初，兼祭酒。每入學，摩挲俎豆，不忍決舍。嘗集太學諸生講《大學》首章，圍橋聽者凡千餘人，靡不悅服。獨助教王之銳以為未盡，復陳己意。王欣然下階三揖，其虛衷多類此。後督閩浙，駐節杭州時，於敷文書院繪河洛、方圓、義文諸圖揭於屏間，王手執松枝，佇立指點，講解移時，聽者忘倦，僉謂天潢節鉞中古今一人。嘗曰：「人心為風俗之本，未有人心澆漓而風俗樸厚者。今世不思乏才，患人心不古耳，非講學無以明之。果使風化日移，勝吟唔咕畢多矣。」在閩時，有《鼇峰書院講學錄》行世。所著又有《易圖解》、《實踐錄》二書。乾隆己巳，簡親王神保住削爵，詔以王襲封。

王後歷封疆，以廉能著。然與河督高斌議不合，高欲歲減革沙船，力持不得，語人曰：「古人制度安可輕易改革。吾老不及見，汝異日當思吾語。」乾隆癸酉，張家路頭秋水漫漲，果如王所料，時王薨二年矣。及河患日增，至竭國帑民財以治之，猶無補，於以服王之先見矣。講學家尊之曰德齋夫子。

王同時有徐元夢者，字善長，一字蝶園，滿洲正白旗人，姓舒穆祿氏。舒與徐，滿音略同，而字義亦近，故天下稱蝶園徐公。康熙癸丑進士，官至協辦大學士，充《明史》總裁。中年後精研理學，言貌溫溫，若惟恐傷人者，而中持黑白，卒無所依違。與人敬以和，貴賤老少如一。老而篤學，與方望溪侍郎共事蒙養齋，暇即就問經義，事望溪如師。卒諡文定。

道、咸間，繼起者為文端公倭仁，字良峰，姓烏齊里氏，隸蒙古正紅旗，為河南駐防。道光己丑進士，官至文華殿大學士。與曾文正公、吳侍郎廷棟相與講學，兼講經濟，皆實求朱子之志而力踐之。又剋喫糠糲以厲侈靡之俗，為朝野所推重。其學以九容入手，見過自訟，言動無妄，行己接物，絕無偏私。《敬陳治本》一疏，亟亟以講明正學為先。嘗曰：「志始於思，辨於學，發端甚微，為效甚鉅。」真卓然儒者之言也。

同、光間，蒙古崇綺，字文山，某科狀元，三等承恩公，孝哲后之父也，亦以精研性理聞於時。杜門謝客，列几之書籍，皆學案、語錄類也。穆宗崩，孝哲請命於崇，崇命以死，即此可見矣。

漢軍徐蔭軒相國桐，亦以講理學名於時，然不可與簡儀親王、文定、文端、文山所可同日而語也，其徒黨乃至擬之為程、朱。嘗召門人講陰陽動靜之學，徐曰：「譬如小几，几面，陽也，几底，陰也，去几曰動，安几曰靜。」文芸閣學士聞之大笑曰：「此為大儒之講學乎？雖車夫亦能之也。」

王船山神契正蒙之說

王夫之，衡陽人，明舉人，世人以其居石船山，故稱之為船山先生，杜門著書，神契張載《正蒙》之說，演為《思問錄》內外二篇。康熙時，以吳三桂叛，兵至湘，乃又逃之深山。

湯默齋勸黃九煙講學

明亡，戶部主事黃九煙隱居不仕，從湯默齋游。默齋勸之講學，九煙曰：「吾負不忠不孝名，何學之講耶！」

王寒荷晚好性理

寧陵王當世，號寒荷，晚好性理，得洛、閩諸儒之書，伏而讀之。間於體佳時，邀良友坐講牀頭，率能融徹大義。雖孤行其意，少與人周旋，然一與晉接，則藹藹無亢厲色。閩里之間，骨肉之好，卒不能名之，然亦皆知之。

顧在瞻戒空談

顧在瞻，名謨，與湯禹江同為黃梨洲之弟子。少時著《陸學傳習錄》，頗謗陸、王。及自甬上歸，語門人云：「吾向日一知半解，心粗膽大，妄議先儒。今從黃先生遊，乃知半生全在夢中。」遍索所鈔《傳習錄》焚之。與禹江訂讀經史法，求實學，戒空談，後生翕然從之。楊，名開沅。

張巽仲自儒而禪

張五權，字中生，一字巽仲。棄舉子業，從汪有源崑一問學，尋且延致於其家，反復克復歸仁之指，凝思終夜。粥田得資，以

饌賓客，不倦。久之，瞿然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仲尼豈欺我哉！」益搜先儒語錄，澁心默坐，日以為常。間與浮屠往來質問，欣然有得，乃斷葷酒，著《復初論》，集古婦人得道者二卷，授妻沈氏，異室而處。人皆為自儒而禪，不恤也。順治辛卯，疾革，卻醫藥，端坐，曰：「死生，旦暮耳。」服深衣幅巾，作詩而逝，有「悟後修持二□年，儒功梵行兩能堅」之句。學者私諡為懿靖先生。

聖祖崇理學

聖祖篤信程、朱，所著《幾暇餘編》，其窮理盡性處，雖宿儒者學如李文貞公、湯文正公等，皆莫能測。嘗出《理學真偽論》題以試詞林，又刊定《性理大全》、《朱子全書》等書，特命朱子升祀□哲之列，自是而四配之下遂有□二哲矣。

丁覺民體驗身心

康熙戊申秋，長興丁覺民進士翊北游天雄，留燕薊間四載，閉戶卻掃，體驗身心，與聖賢之旨相證合。或披衣達旦，隱几終日，仰天而嘯，浩然其有得也。嘗自謂戊戌以來，□餘年苦心一無所得，皆好異之心誤之，今日始知極平淡處是極神奇處，凡一涉奇怪，便非也。

王子方志於聖道

翼城王子方，名端。生八歲而習句讀，□二而求文藝，□六而志於聖道，獨行獨勉，二□四而粗得其大略。不幸臥病二載，兩目失明，不敢復言學道矣。康熙庚午，病瘥身強，雖目不見字，耳聞而口誦，日有稍進，乃復自奮，每讀書有得，輒命子錄之，名曰《學思錄》。

邵季魯習王氏學

康熙辛巳，黃岡令韋鍾藻建姚江書院於縣南，博訪有紹王陽明之學者。聞邵季魯習王氏學，乃以禮幣致之，使主院事。先一日，戒眾，厥明，諸生畢至，韋偕教諭、訓導往，博士弟子迎於門外，揖至階。邵出蒞階，韋升階，揖邵，並揖教諭、訓導，次及諸弟子，皆揖而入，釋菜於先賢如禮。出即講堂揖坐，邵南向，韋西向，教諭、訓導東向，弟子侍於階。童子歌詩闋，邵為講《易》之艮卦。韋顧諸生曰：「先生哉！先生哉！」禮成，縣之父老喜曰：「數□年今見此也。」

勞麟書勉人為聖賢

餘姚勞麟書，名史，好引接後學，委曲盡誠，傭工下隸，皆教之使向道，曰：「盡汝職分，務實做去，終身不懈，聖賢矣，勿自薄也。」聞者莫不爽然。里中販物者近麟書居，不忍貨偽物。芻兒牧童或折棄繪繡，毀機杼，有鬪爭者，就質於麟書，往往置酒求解。

李恒齋欲不枉一生

李文昭，字朗軒，號恆齋，善化之鄉人。母孕□六月而生，幼讀書，寓目成誦。□歲，適郡城，父攜之謁先師孔子廟，循行殿廡，告以配享從祀之典，文昭曰：「如此庶不枉一生。」

李簡庵反躬切體

連城李圖南，號簡庵，諸生也。性端敏，甫四齡，而《四子書》已成誦。能謹容節，就傅習學業，兼攻詩古文。既而歎曰：「吾學自有身心性命之所急者，顧可以虛名自驚乎？」於是究心濂、洛、關、閩之書，以反躬切體為務。居蓮峰、點石諸山者久之。嘗曰：「學者惟名利之念為害最大，越此庶可與言學。」

湯介亭師聖賢

睢州湯準，字稚平，號介亭，文正公斌之四子也。少歧嶷，有遠志。年□三，書「聖賢自可師」五字於紙，文正喜而勗之以正學。遂體究儒先，默識貫穿，悉本於身心踐履，不務講學名。嘗曰：「為學不在多言。」

朱湘濤做聖賢功夫

朱湘濤，名澤瀟，寶應人。晚歲得脾疾，每五更起，盥沐，觀書，至夜分乃息。謂其子曰：「聖賢功夫正於困苦時驗之，若稍稍放倒，便至墮落，可不懼哉！」疾甚，吟宋邵康節詩曰：「任經生死心無異，雖隔江湖路不迷。」命家人治後事，別親友，怡然而逝，時年六□七。

王澧川為關中儒者

王心敬，字澧川，鄆縣人。幼學於李容，為邑諸生。雍正庚戌，其子某為令，陞見，例陳摺，世宗見而嘉之，曰：「名儒子故不凡。」令上疏者以為式。乾隆丙辰，蒲城某進士赴廷試，大學士鄂文端公爾泰問澧川安否，進士素不知澧川也，不能應，文端笑曰：「若不識關中儒者，何太俗耶！」

姜雲一味論語

昌樂閭懷庭與濰縣姜雲一善，一日，問雲一喜讀何書，曰「《論語》，終身味之不盡也。」雲一嘗自述其生平學力，謂年四□，始能不以貧富撓其心，五□，始能不以生死動其心。

王勿齋作克復格

王立楷，號勿齋，乾隆初之湘陰諸生也。性方正，勤於自治，甚刻苦。嘗作克復格，每月言動必謹記之。

汪絨初精研性理

汪絨初，名烜，安徽婺源人。家貧困，傭於江西景德鎮之瓷器製造所，為畫之碗之役。博極儒書，精研性理，以宋五子之學為歸。

勞莪野讀書有得

勞莪野嘗言讀孔子書，得一言曰務民之義，讀孟子書，得一言曰強為善而已矣，讀朱子書，得一言曰切己體察。勞，名潼，乾隆時南海舉人也。

戴東原為本朝儒者

德清戴子高明經望，嘗與仁和譚復堂大令獻評隲戴東原，謂為本朝儒者第一。譚不答，蓋目之為第二流也。東原，名震，休寧人，乾隆時翰林院庶吉士也。

陳仁五研究性理

攸縣陳仁五茂才惠，研究性理之學，有猶子敘齋，嘗攜之入家塾。一日，講《中庸·天命》章，自卯達日午，娓娓不倦，敘齋亦恍然悟。其教人也，以小學為先。每慨然曰：「土生斯世，不能俎豆馨香，樹士林坊表，徒執筆呶呶，習舉子業以弋取榮名，誇耀閭里，有道恥之也。」

鄧元昌悔為朱子罪人

零都宋昌圖嘗以通家子禮謁贛縣鄧元昌，器之，館之於家，昕夕論學，為日程疏記，言動交相摘。一日，昌圖讀朱子《大學·或問》首章，元昌適過窗外，立聽之，不覺淚下而拜，感動不能起，謂昌圖曰：「子勉之，無蹈吾所悔，永為朱子罪人，偷息天壤間也。」

孫玉山潛心理學

孫占鼇，字玉山，零陵歲貢生。嘗役於府署，輒懷書而往，郡守奇之，令改業為儒。不數年，文譽大起。旋入庠，食餼，貢成均。晚年潛心理學，終日默坐，與性道相契，世味泊如也。所著有《周易疑參》、《四書質疑》。

夏錫疇篤志勵行

河內夏錫疇，字用九。篤志勵行，治經通大義，不為章句之學。嘗自言曰：「今之講學者，吾知之矣。摹倣其口吻，比附其文字，以較量於錙銖毫釐、依稀輕重之間，若是者，俗學也，吾弗為也。悟空習靜，妙歸本體，掃除見聞，屏絕思慮，以程、朱為支離，若是者，異學也，吾弗為也。耽嗜泉石，厭鄙世故，甘心枯槁而無聞者，畸民也，吾弗為也。趨時若鶩，逐利如繩，巧宦通神，前有阱而不見，後有賊而不知者，戮民也，吾竊矜而悲之。其或志切功名，挾策干主，布衣上書，以此博名而顯天下，吾力弗及焉，而又不為也。」

朱紫桂讀先哲書

同、光間，湘鄉有朱紫桂者，以貿茶致巨富。少固未嘗讀書也，至是而悔之，嚮學彌篤。嘗課子延師，於帷後靜聽之，課罷，則就經中之字請解其義。客有讀書者，入門，輒挾卷以質疑，數年如一日。其所常觀之書，為《四子書》及陸象山、王陽明集。有過不自諱。有見其與李筱秋書，謂「自聆雅教以來，及讀各先哲書，亦知利不可專，而於利字關頭總打不破，不解何故」云云。所寄友人尺牘，不假他手，雖有訛字，文筆固明暢。曾卜壽藏於五腦梅花山，自作一聯曰：「一點靈光還造化，百年骸骨葬梅花。」

王曙軒服膺朱子

湘潭王曙軒徵君生平服膺朱子之學，嘗主講河南明道、洛學兩書院，刻布約言，頒示諸生。光緒辛亥，湘藩胡某聘主長沙求實書院講席，時年已七十餘矣，白髮蕭然。其持論頗不與袁淑瑜合。淑瑜少出曙軒門下，曙軒猶以學生待之，辭氣之間，不少假借，淑瑜頗不堪，謂其挾長。